

著源 黃

隨軍生活

口 漢

社版出

836.6
As 44

隨軍生活

黃源著

漢口

大眾出版社刊行

1938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初版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著作者 黃

源

出版者 漢口大衆出版社

總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三號

分發行所 廣州鹽運西路二巷九號
長沙東長路二百零二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經售處

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新民雜誌公司

隨軍生活

目錄

赴火綫去（代序）

第一輯

赴乍浦前線

深夜荒山中訪奧六將軍

轟炸下的乍浦

炮火下的家鄉

海寧之夜

第二輯

一個淪陷了的城市

（三）

（三九）

炮聲響了

沉痛的話

謠言勝過炮火

第三輯

砲聲中紀念魯迅先生

記「中國的友人」——鹿地亘

以筆從軍者晤談記

一見的紀念

第四輯

空軍的處女戰

西站行

(五五)

(八五)

赴 火 線 去

——臨別給親友家族

別了，親愛的人們！

在隨軍出發的前夜，我再沒有話說了。在這無言中，我們彼此的心，都是雪亮的。

因為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就是每一個人該用盡他的力量，誓死往前衝而不敢往後退，把敵人逐出國境！

所恨的我不能直接拿槍去殺賊，這是更痛苦的事！但我要用盡我所能盡的力量，將前方的戰況，前線上的長官和士兵奮勇殺賊的可歌可泣的事，正確而詳盡地報告並描寫給後方的讀者。假如我的文字能有一分效力，我便要充分地發揮這一分效

力，直至敵人出境；不然，則死而後已。

我不必故作慷慨激勵之言了，因為這慷慨激勵的精神，是現在每一個人所應有的。

最後，請恕我在此給母親說幾句話。因為我無暇作家書了。

媽媽，父親逝世未及三週，我不能在身邊安慰你，頗覺不安。但是我早有赴前線的決心的，只是因為顧慮到你們，所以陝西未去，南京未去，嘉興未去，現在敵艦的砲火轟到我們頭上來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既把你們送到了比較暫時可安全的地方，便不及向你們告辭作別。明天，我就隨軍出發了。親愛的媽，你愛我，請不要哭，等到我們把敵人殺去之後再團聚吧！

粵，你最了解我，我不必絮絮多說。我只希望你，產後休息一時，也能上前線來！最後，我當先行多多地誌謝照料和幫忙我家族的親友們。

別了，親愛的人們！

十一月十夜九時半出發前夜在海鹽。

第一輯

赴乍浦前線

一個沒有受過充分軍事教育的文化人，爲了報國的熱情，爲了愛鄉的切心，也爲了盡文化人之職責，憑着一顆抗敵的赤心，初次趕赴火綫，總不免有些興奮。出發的前晚（十一月十日）爲一家報館，匆匆草就「赴前綫去」一文之後，我就睡了。但我於十時就寢，到半夜十二時就醒來，以後再也睡不着，假如枕頭下有武器的話，「枕戈待旦」這成語，正可描寫我當時的情境。

此次同時出發的，有海寧的慰勞隊，救護隊以及海鹽海寧二縣的担架隊，由×

××師政訓處侯科長及孫同志率領。一行十船，百數十人，於午時由海鹽向北出發。爲避免敵機的注意，我們把船隻一一分散。據說乍浦砲嚮之後，乍浦附近曾被炸毀三船。我們這一隻小船殿後，同船的則爲海甯慰勞隊的幾位同志以及侯孫兩位武裝同志。他們知道我不畏艱苦，不惜犧牲，以後將隨軍行動，赴前綫與武裝同志共生死，以便將前方壯烈的戰況，作真實的報告，藉以激勵後方民衆之抗戰情緒，相處甚爲融洽。這一葉小船中，充分地表現了軍民融成一片的抗敵精神。

船行三九，到西塘鎮，我們上岸去視察一周。這小鎮離海鹽與乍浦之間沿海的市鎮長泉頗近，在敵艦射程之內，在十一月六號敵艦曾向該處發三砲，但彈落田野，一無損失。我幼年時曾在此啓蒙，鎮上頗多熟人，但問問幾家較殷富的人家，也都逃避到鄉間去了。小小的市面還維持着，大一點的店雖上了店板，仍照常營業。此時適逢敵機過境，我們待敵機過後才又向北進行。

夜色漸漸向四周包合攏來，一葉小舟，在兩岸田野間的河道中緩緩地進行，除

了偶而有一二隻傷兵船搖過外，簡直和往昔在和平的鄉村中行船一般。但船里的人的情緒却大不相同，隨着夜色漸漸深沉，我們船中的兩位女同志領導着唱各種救亡歌曲，也愈唱愈激昂，引起兩岸農家的狗遙遙吠鳴相應。我們的船夫對這條水路不熟，天色漸暗了，船里的人有些焦灼，但是愈心急，船夫愈加時常搖錯路。他們幾次上岸，向農家問路，但因河道錯縱，不易辨識，望到那座土城時，已是深夜了。

一鈎新月高懸在碧空，四周是一片白茫茫的河水，一邊岸上聳立着一座繞河的土城，四周沒有一份人家，甚至聽不見犬吠聲，這荒淒的夜景，給人蒙上了一層恐怖心理，尤其是大家沒有到過乍浦（我雖到過乍浦，但都是走海邊上的汽車路的。）不知這夜色中的荒涼孤城是否就是乍浦，有人甚至疑已誤入敵軍占領的區域。我們的小船儘靠岸而搖，但搖來搖去，總找不到進城的水路，因此更令人不安。不得已便棄舟登陸，走不多遠，找到一個草棚，一扇板門緊閉着，我們去叫門，那家農夫聽見門外人聲嘈嘈，久不敢應聲啓門，經再三說明，才算把門打開，但他看見有

背槍的同志，嚇得答非所問。後來我們答應先給錢，並派人給他看守茅棚，他才答應領路送我們進城。

走不了多少路，就到接待處，原來先我們而行的九艘船，也因誤路，到來還沒有多久。

未到乍浦之前，總以為乍浦已化為一片焦土，報上似乎也有過這樣的記載，但事實並不如此。敵艦自十一月六號起，開始炮轟這杭州灣第一要塞乍浦，至我們到達的十一號，前後曾砲轟五次，約三四百發，飛機擲彈兩次，僅共毀平屋六十餘間，死四人，傷五六人。但損傷雖微，老百姓却大半被嚇走了。我們踏入這原為各處公路匯集的繁盛之處，只覺一片荒涼，其間雜以幾棟被炸毀的破屋，瓦礫樑木，亂散在街上，更覺淒然。但是在這荒涼淒絕的無居民的要塞城市中，却有無數熱誠愛國的好男兒守護着。日間因時有敵機的窺察，不能活動，到晚上，所有的健兒都按着自己的職務活躍起來，給這死了似的城市一股新生的活氣。我經過他們的身旁，

熱血沸騰，不禁興奮起來，心想着今後和他們爲伍，暗自歡喜。

深夜荒山中訪奧六將軍

一到接待處，稍稍休息一會，即由副官陪領着，向司令部進行。夜已深了，狹隘的街道上儘是墨墨黑的，我們雖帶着手電，但因敵艦離海岸甚近，爲謹慎起見，不使漏一點光，只讓那一彎新月時時在空場上出現，陪伴着我們在黑暗中急步疾行。副官走在前面，逶迤曲折的踏過許多披草的小徑，把我們漸漸引至山上。這山一邊面海，當着離海岸不遠而長停駛在那裏的敵艦的炮火，朝內的山奧中，却有一隻小廟。我們漸漸爬至山上，見在陰暗處散散落落的站着一些警戒哨兵。行近那小廟時，在外面看不到一點火光，也聽不見一點人聲，但一踏進廟門，就見到許多武裝同志在遮蔭的燈光下緊張的活動着。

經了通報，知道師長桂山先生上前線督戰去了，由副師長奧六先生接見。廣大的正殿上，正中的佛座前，點着一支洋燭，奧六先生和李參謀長就在這兒接待我們。我們略略寒暄後，我就說明來意。

「我們沒想到敵艦會突然偷襲金山衛一帶，自從滬戰爆發後敵艦曾向乍浦對岸的餘杭轟擊過幾次，但從未朝乍浦這邊開砲。此次突然在金山衛等處登陸，將牽動上海的後方，影響於滬戰必大，我想在這方面上海的新聞記者一時恐不能到達，外界不易明瞭這邊的戰況。我希望能乍浦住一時，有機會更到前方火綫上去，我當在可發表範圍之內，給後方的各處的同胞一個忠實的報告。」在這空寂的大殿的隱幽的燈光下，我自然而然把聲音壓低了，好像怕被敵艦上的東洋鬼子聽見似的。

「自從這邊開火以後，我們沒有見到過一個外來的客，更不容說新聞記者，此地離火綫甚近，而且在敵艦的威脅之下，經了幾次砲轟，幾次敵機的轟炸，老百姓已跑光了。今晚深夜突然迎到遠來的珍客，我們是非常喜悅而誠意的歡迎的。師長

今晚又上前綫督戰去了，這幾天這方情勢緊急，桂山先生是每晚親自上前綫督戰的。「奧六先生微幽而文雅地說。

我生平從沒有和軍人接觸過。但自抗戰爆發後，我們忠勇的將士以血肉和鐵彈相拚的壯烈的犧牲，激動了後方每一個民衆。我差不多看到一個衛國的將士就在心上留着一個印象。我一邊靜靜的聽着，一邊貪婪似的望着這位坐鎮在東方大港著名要塞中的奧六先生。奧六先生談吐輕緩而有力，態度和藹可親，使我在頭腦中立刻起了一個「儒將」的反應。李參謀長沈默的坐在一邊，穿着樸素的軍服，在眉目間流露着精明能幹的才氣。

「此次金山衛的登陸，完全是漢奸通敵，將我們部隊調動的情形報告了敵人，敵軍乘我調防未妥，從乍浦到柘林，佈置了四十餘艘軍艦，排成一字形，猛烈地向岸上轟擊。同時敵軍的海軍陸戰隊，穿着橡皮衣，沿着軍艦浸在海水中，乘着波浪向岸上湧來。我們的士兵雖則剛剛趕到，尚未佈置妥當，但立即沉着應戰。四十餘

艘軍艦同時向各處轟擊，加以三四十架飛機低飛在沿海陣地，亂加轟炸。但每一個兵士站在自己的崗位，知道他所負的任務，絕對沒有一個兵士有畏怯後退的心理。敵軍乘着洶浪湧來，但這洶浪也一批又一批的將他們的屍體捲去，敵人的犧牲是遠過於我們的！只是我們的陣綫太長，敵人終於在哨位的空間衝了進來。戰壕中的弟兄因之左右受敵，但沒有一個退下來，第一第三兩營營長，現在已不知下落，第二營長，被困在獨山，已苦戰了六日六夜，現在連伙食也接濟不上。剛才接到報告，昨晚他們衝出了重圍，佔據了地形較好的陣地，他請師長不要過慮他們，他們現在還有百把個弟兄，李營長最後還說就是只剩他一人，也決不後退，他和弟兄們早已抱定了犧牲的決心。」奧六先生侃侃而談，用嚴肅而動情的聲調敘述着這民族解放的苦戰的神聖故事。

「爲什麼不增兵去協助這位忠勇的周營長呢？」我被感動了，心中暗自這樣想，但自知對於軍事是外行，不敢說出口來。

「我們的部隊是全部配置在前線了，」奧六先生大概看到我激動的神色繼續說。」「但最可恨的是敵軍於金山衛，漕涇登陸之後，新倉等處的土匪即起而響應，他們的槍聲應和着敵艦的大砲，使後方的民衆陷於混亂狀態。但現在調至上海的隊伍，已調回來加入作戰，增援的隊伍也不久可到，乍浦若非奉到特別命令，決非可慮的。」奧六先生談到這裏，我們隱隱地聽到遠處海面上敵機起飛的聲響，他即囑人將惟一的洋燭吹滅了。我們坐在黑暗中，沈默了一會，奧六先生又開始說，「漢奸是最可恨的，我們的師部駐紮到那裏，敵機好像通神鬼似的就炸到那裏，昨天師部的廚房也被炸壞了。我們的士兵要當着前面和上空的大砲跟炸彈，還得回頭來防後面的漢奸，這無形之間不知減少了多少的戰鬥力。現在我們竭力在設法撲滅漢奸，同時希望當地的民衆同心協力來偵察漢奸，因本地的民衆熟悉當地的情形，比外來的軍隊，更容易偵察。」

由這漢奸問題我將乍浦的後方，我的故鄉海鹽的情形略加報告。十一月五號敵

艦同時也向海鹽——離乍浦三九路——開砲，接連轟了百砲以上，但砲彈都飛越過城市，落在鄉間，人民房屋，一無損傷，僅僅擊破了百可園亭子的一角。六號上午又砲轟，縣長首先離城，從東門用快步跑至西門，跳上汽船就逃。我剛從西門視察回來，看到縣長的那副狼狽之狀，真是哭笑不得。因了縣長的離城，老百姓也急忙從防空壕中爬來，背着東西紛紛不辨方向逃了。城中秩序就此大亂，但因爲是白天，還沒有什麼意外。到次日晚上，突然起了一個謠言，說是敵軍已在乍浦與海鹽之間的一個小鎮五團里登陸，於是居民恐慌萬分，都從近海的東門向西直衝而下，沿途男女老小，啼哭呼號，跑到親友門前，更敲門大呼：「敵軍到了，快逃快逃！」一路上前推後擠，宛如敵軍真的殺到眼前，因此擠落到河裡者有人，嚇死者有人，可見漢奸的一個謠言，其損害甚至勝於敵艦兩日的數百發砲哩。

我們談着，敵機的聲音漸漸消失了，於是又把燭火點起來。勤務兵沖上茶來，殿上沒有案子，就放在地上。我們一邊喝茶，我又問起乍浦到海鹽一帶防綫的情形